

## 【论 文】

# 试议民族社会学的学科定位和内涵

菅志翔 何俊芳<sup>1</sup>

**摘要：**本文从我国学界关于民族社会学的学科归属问题的已有讨论入手，分析了民族社会学学科定位成为问题的原因，检讨民族社会学的学科定位和内涵，以及当前应当具有的学术担当。文章认为，目前我国主流社会和政府部门高度关注民族问题，学者应当在调整和改善我国民族/族群关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民族社会学特殊的学科位置决定其学术担当：从社会学的民族/族群研究角度来看，这个学科应当在问题意识以及社会学研究方法和理论在少数民族社会中的适用性方面为社会学界提供线索和思路；从广义民族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学科的贡献在于规范的社会科学方法在民族/族群研究中的应用。“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对民族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和任务，民族社会学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关键词：**民族社会学 学科定位 学科特点 学术担当

## 一、引言：何为民族社会学？

何谓民族社会学？我国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真正开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

自民族社会学作为一门分支学科被提出以来，国内学者们对“民族社会学”的学科定位或专业领域应如何界定一直很难达成充分的共识。根据刘敏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到目前为止，学者们提出的有关“民族社会学”的各种界定有二十余种<sup>2</sup>。王康主编的《社会学词典》中提出：“民族社会学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它从民族学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各种民族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它又是一门边缘学科，它将民族学研究同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从民族学的角度对各民族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一门既有别于民族学，又不同于一般社会学的独立学科。”<sup>3</sup>这个观点虽然承认“民族社会学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却强调“从民族学或人类学的角度”开展研究，似乎“民族社会学”虽然挂在社会学的名下，但是这个学科的研究角度（视角、方法）仍是民族学，换言之，骨子里是民族学（或人类学），名义上挂个社会学。这个定义反映出来的是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社会学恢复不久、民族学在重新建构，许多学科的整体结构尚未定型，各分支学科尚未发展起来，导致学科之间边界模糊的历史状况。

另外一些学者把民族社会学主要看作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郑杭生认为，“民族社会学是研究多民族社会良性运行和民族与社会协调发展机制的社会科学。具体来说，民族社会学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视野来探讨与民族相关联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同时也从民族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sup>4</sup>马戎认为，“当今人类社会种族、族群关系发展的客观形势也必然使得社会学家们对于种族和族群问题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并使之逐渐发展成为社会学的一个核心研究领域。……（目前）习惯地称呼我国的各少数民族为‘少数民族’，……沿用国内这个习惯用法；

<sup>1</sup> 作者：菅志翔，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何俊芳，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sup>2</sup> 刘敏：《论民族社会学》，赵利生、刘敏 江波编：《民族与社会之间——中国民族社会学基本理论研究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第 291-297。

<sup>3</sup> 王康：《社会学词典》，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29 页。

<sup>4</sup> 郑杭生主编：《民族社会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1 页。



种族与族群社会学 (sociology of race and ethnicity) 在我国也可以被称为“民族社会学”<sup>1</sup>。“民族社会学”(族群社会学), 是“主要运用社会学(也借鉴其他学科如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来分析、研究当代的族群现象和族群关系”<sup>2</sup>。

也有学者如贾春增把民族社会学放在民族学的范畴之内, 认为“民族社会学是广义民族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民族学和社会学的一门交叉学科。具体地讲, 民族社会学是……运用民族学的理论知识和社会学的一般方法, 对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民族文化和民族关系、特别是民族地区当前社会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综合考察和比较研究的一门学科”<sup>3</sup>。似乎民族社会学的基础理论来自于民族学, 而研究方法则取自社会学。

从以上我国学术界对“民族社会学”的各种界定的介绍中, 我们发现主要有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于认为民族社会学是一门民族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 这种认识的基础是我国民族研究学科划分的特定历史和知识面貌, 另一种倾向认为民族社会学是社会学的族群现象研究, 是社会学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强调其学科基础, 并且以对民族/族群概念的社会科学考察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本文无意再提出一种新的有关民族社会学的定义, 而是想就民族社会学的学科内涵以及我国民族社会学的发展问题进行探讨, 以求教于同行。

## 二、民族社会学的学科归属缘何成为问题

社会学这个学科在 1952 年我国的大学“院系调整”过程中被正式取消, 直至 70 年代末才重新恢复。在中国大陆重建社会学这一学科的过程中, 许多社会学的传统分支学科和研究领域开始在我国大学和研究机构逐渐恢复设立, 如家庭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农村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教育社会学、人口社会学等等。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 一些在西方社会学中兴起的新领域如社会分层与流动、医学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知识社会学、艺术社会学、性别社会学、身体社会学等也被介绍进中国。从以上社会学诸分支学科和研究领域的名称上, 我们也可以看出, 社会学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极其广泛, 涵盖了人类社会的所有方面, 其中每一个方面都有潜力发展出一个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凡是采用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研究某一领域或某种类型社会现象的分支学科都冠以“××社会学”或“社会学的××研究”之名。但是, 与专注于研究这些方面的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宗教学、医学、环境科学等)不同, 社会学有自己认识社会的理论体系、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经典研究案例, 这些内容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学科传统与特色。由于研究对象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许多学科的研究对象相同, 所以社会学的这些分支学科也不可避免与这些学科的知识体系交叉甚至部分重叠。而这种学科之间的交叉, 恰恰被沃勒斯坦认为是社会科学在 21 世纪发展的最大特点。

从字面含义上来分析, “民族社会学”是一个偏正词组, “民族”作为修饰词限定核心词“社会学”的内涵, 意指“民族社会学”是具有特定内涵的社会学, 是研究民族/族群现象的社会学, “民族社会学”属于“社会学”在概念的逻辑关系上是很清楚的。那么, 为什么民族社会学是社会学下属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社会学”与“民族学”的交叉学科却成为一个问题呢?

在西方的学科体系中, 社会学(sociology)属于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 民族学(ethnology)大致等同于人类学(anthropology), 属于人文学科(humanities)。而在我国, “民族学”存在广义民族学和狭义民族学之分。广义的“民族学”根据研究对象来确定学科的内涵, 将以中国的少

<sup>1</sup> 马戎编著:《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第 4-5 页。

<sup>2</sup> 马戎编著:《民族社会学导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第 3 页。

<sup>3</sup> 贾春增主编:《民族社会学概论》,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27 页。



数民族为对象的学术活动统统囊括其中,涵盖了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甚至涵盖了环境、生态等自然科学领域,在学术的逻辑中理解,它与“民族研究”同义。狭义的“民族学”则与西方的人类学大致相当。如果我们按照广义民族学的内涵来考察民族社会学的学科归属的话,正如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社会中的政治现象的民族政治学、研究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活动的民族经济学都可以属于民族学一样,民族社会学当然也属于民族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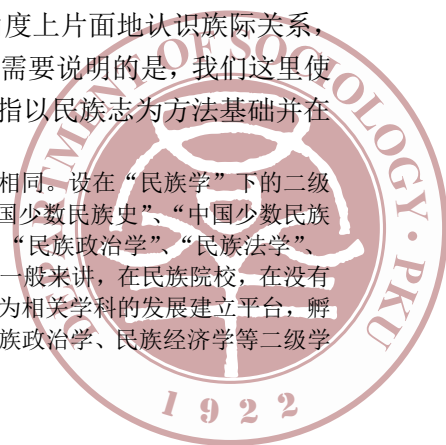
我国当前学术体系中的学科设置,不管人们如何强调“本土化”,首先离不开它在本源上是从西方引进的与现代工业文明相联系的学科体系这个基本事实,因此在探讨学科定位时需要追溯其学术源头;其次,我国的学科设置既需要与当代国际学术界通用的学科体系接轨与对话,在学术话语进行互译时避免彼此产生歧义,也需要协调好各个学科之间的关系,以更有利于学科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当我们把社会学与广义的民族学放在一起讨论民族社会学的学科归属问题时,这实际上不是一个学科归属问题,而是一个学科设置规范问题。从学科归属的角度讲民族社会学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而从研究对象来讲,民族社会学做的就是民族研究,当然也可以讲它是广义的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关键问题是在设置学科时应当遵循的规范是什么。

### 三、民族社会学的学科内涵

民族社会学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而产生的一个专业知识门类。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世纪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后,随着现代化、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传统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各族群之间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联系日趋紧密,在社会同质性不断增强的同时,各民族复兴自身传统文化、追求民族个性的努力也在增强;全球范围人口迁移的剧增和社会交往的加深,也使得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已成为多民族或多族群国家。但与此同时,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各民族/族群之间以及各民族/族群内部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非同步性日益突出,因民族和族群因素产生的社会矛盾和文化冲突、群体利益冲突也逐渐凸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正确认识和应对不断产生的与民族/族群群体和族属身份相关的各类社会、经济、文化和群体权益问题,许多社会学家们开始把民族/族群关系研究发展成了一个重要的专业研究领域,也被人们称为“种族、族群研究”和“族群社会学”。

如果说民族社会学作为主要跨越在社会学和民族学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这是由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所决定的。“民族”(民族/族群)这种特定的研究对象要求研究者在其展开社会科学研究时,首先要进入各民族/族群社会内部,避免作为“他者”而对研究对象产生误解与隔膜,民族学或人类学可以系统地提供一套帮助研究者进入各种社会群体(包括民族/族群)的主位研究方法。而关注各民族/族群的社会学层面的问题以及群体之间的关系(如族群分层与社会流动,社会制度和政府政策对族群关系的影响,族际交往与族际通婚),决定了民族社会学所开展的是社会学研究。因此我们可以说,社会学为民族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基础理论、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而民族学(人类学)则是在方法论层次上对这种针对具有特殊性质的社会群体现象的科学研究进行学术反省和监控,避免研究者不自觉地站在主流群体的角度上片面地认识族际关系,从而保证民族社会学的知识生产经得起权力关系和学术伦理的检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使用的“民族学”,其含义不同于前文所讨论的广义“民族学”<sup>1</sup>,而是指以民族志为方法基础并在

<sup>1</sup> 在我国的“民族学”一级学科下,各民族院校设置的二级学科各有特色,不尽相同。设在“民族学”下的二级学科有“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民族地区公共行政管理”、“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中国少数民族史”、“民族政治学”、“民族法学”、“民族生态学”、“藏学”、“民族社会学”、“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等多个。一般来讲,在民族院校,在没有一级学科的情况下,相应学科的发展都采取先设立“民族学”下的二级学科,为相关学科的发展建立平台,孵化出新的一级学科的策略。如中央民族大学曾在民族学下设立民族社会学、民族政治学、民族经济学等二级学科,而目前都已经建立起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一级学科点。



比较民族志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基本上等同于人类学的狭义民族学（ethnology）。

如果要讨论民族社会学与当前我国学科建制中的“民族学”的主要区别，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差异在于对“民族”这一现象的认识上。我国多数民族学研究者倾向于把“民族”看作客观存在的、稳定的社会实体来研究，而民族社会学则关注“民族”构建与演变过程中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既包括了祖先血缘、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传统经济活动类型等历史因素，也关注教育、就业、区域发展、人口流动等现实社会因素对各民族/族群的处境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影响，又关注政府的相关制度政策（如“民族识别”、区域自治、族群差异化政策等）对群体和个体成员认同意识的构建和对族际互动的作用。民族学偏重于研究作为社会实体的民族自身的历史、语言文化和习俗等，而民族社会学侧重于研究作为关系性现象的族群的各种结构性关联和社会表征问题，注重研究族群社会分层结构与流动模式，关注各领域（政治、经济、文化）中的族际互动模式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族际交往状况（社会网络、族群社区、语言相互学习、学校及就业单位族际互动、族际通婚等）和群体认同的变迁趋势等。

民族社会学的突出特点在于：它虽然以民族/族群为研究对象，关注这一类型的社会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相对地位、角色和及其社会运行过程中的各种现象，但由于民族/族群具有的特殊性质，相关研究涵盖了政治、经济、人口、阶级/阶层、性别、文化、语言、宗教、城市、农村等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其他重要分支的内容，涵盖面非常广泛。正因为如此，在研究方法上，民族社会学在应用社会学的基础研究视角的同时，还注重依据不同研究对象的实际选择多维度、综合性的研究框架和方法设计，尤其注重跨学科方法的应用。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民族社会学的独特性主要在于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借鉴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将民族/族群现象和社会发展放在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中来认识，同时又从民族/族群的角度来理解它们的社会结构位置的形成与演变、分析群体之间的互动与社会关系运行的规律，在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调整等方面为维护多民族/族群国家的社会稳定、族群良性互动及增强国家凝聚力提出对策性建议。

#### 四、民族社会学的学科特点

作为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在与社会学其他分支学科的比较中，民族社会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是研究内容上的广泛性。这种广泛性既是相对于社会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如农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等而言的，也是相对于与民族研究相关的其他学科如民族政治学、民族语言学等学科而言的。民族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广泛地涉及表现在民族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过程，以及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等方面以不同方式发生的互动和联系。”<sup>1</sup>

民族社会学的研究内容既有在宏观层面上的整体性研究专题（如社会体制、人口结构、政治制度中的族群相对地位与角色），也有中观层面（如区域性族群社区研究和群体互动模式）和微观层面（如家庭或个体的群体认同意识的产生与演变、个体成员之间的互动模式等）的研究专题，具体内容涉及政治（民族自决权、民族自治等问题）、经济（族群分层和社会流动模式）、人口（人口结构差异）、心理（群体认同和民族/族群意识）、社会问题（群体权益、文化多样性的保护）等等方面，凡是与民族/族群因素相关的社会问题均可纳入其研究领域。当然民族社会学研究的重点还是围绕着民族/族群关系展开的，而且具体研究内容的侧重点也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

<sup>1</sup> 刘敏：《论民族社会学》，赵利生、刘敏 江波编：《民族与社会之间——中国民族社会学基本理论研究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第 299。

而不断调整。

二是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在很大程度上，民族社会学研究内容上的跨学科性和广泛性决定了其研究视角及研究方法上的多样性和综合性。民族社会学研究者在涉及到任何一个具体的研究领域时，需要掌握与这一领域密切相关的专业知识（基础理论、研究方法、指标体系、经典案例等）。例如，研究族群人口结构变迁时，研究者需要系统掌握人口学的基础知识、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在研究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实际应用情况及其与国家法律之间的互动时，研究者需要了解国家法律体系与运作规则，同时熟悉地方性习惯法的道德惯性和民众接受程度。在研究少数民族教育时，研究者需要熟悉教育学，系统了解国家整体的教育体系运作、双语教育的普遍规律、教师队伍与教材编写情况，并与毕业生就业调查联系起来。因此，民族社会学研究工作要求研究者具有广博的跨学科跨专业的知识储备和调查研究经验，熟悉包括历史文献、调查案例、统计数据等各类信息资料的处理和研究方法。

许多人认为民族社会学是跨越社会学和民族学/人类学的交叉学科。在与我国传统的民族学/人类学的比较中，民族社会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在对一个国家内部少数民族/族群发展和族际关系的研究中，社会学综合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在关注各民族/族群存在的差异性（族源、语言、宗教、文化习俗、社会组织、经济活动类型等）的同时也非常关注各民族/族群之间的互动、各民族/族群组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政治实体的一体性，这个一体性也可以称为“（多）民族共同体”，这在中国的场景下又被费孝通称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社会学的族际关系研究中，既关注“多元”和差异性，同样关注“一体”和各民族/族群之间的共同性、包容性和统一性。

第二、民族社会学对任何国家开展族群研究的起点，是多族群国家的政府和主流社会对本国族群关系的整体框架和发展目标。有的国家采用联邦制，有的国家是保留地制度，有的国家是区域自治，这些不同的国家体制是在各国进行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条件、内外力量博弈和主流政治力量的政治理念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演变的。社会学家通过实证调查分析这些制度与政策设计的目的与初衷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异同，分析造成差距的各种原因，考察在这些政治实践过程中各群体的演变以及民族/族群关系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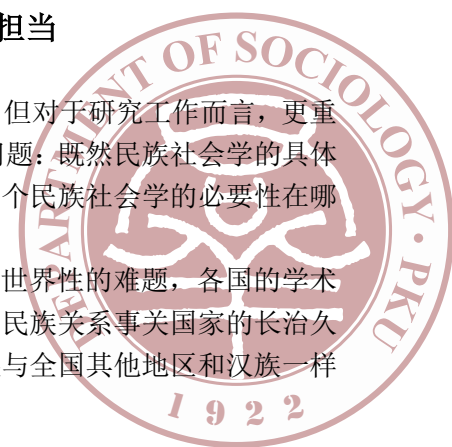
第三、社会学家在社会调查中不仅关注各族群社区自身的变化，同时关注多族群混居社区中的族群互动模式及关系的演变，关注在城镇化和人口迁移过程中不同族群成员相遇、混居和互动过程中各自的认同意识和文化观念的变化，特别关注族群关系演变的历史过程和未来发展趋势，调查分析影响目前族际关系演变方向的各种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及现代传媒网络和外部势力的影响。

第四、在具体的研究操作方面，社会学十分注重定量与定性研究的结合，民族社会学在应用社会学通常采用的基础研究视角和调查方法的同时，还注重依据不同研究对象和具体专题的实际需要来选择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并在运用中把这些方法综合起来。

## 五、我国民族社会学的现实关怀和学术担当

讨论学科的归属、内涵和特点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开展研究工作，但对于研究工作而言，更重要的是设立这样一个学科到底要做什么的问题。或者换一个角度提问题：既然民族社会学的具体问题、理论和方法可以与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学科交叉，专门设立一个民族社会学的必要性在哪里？

多民族/族群国家的民族/族群关系问题和现代国家的建构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各国的学术界都十分重视与之相关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与全国其他地区和汉族一样



经历了巨大的变迁。但由于少数民族在社会结构、经济活动方式、历史文化背景、现代教育发展程度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各民族在这一巨大变迁中的处境、遭遇的困难各异，少数民族的文化雕饰和社会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的族群关系转型正经历严峻的考验，需要我国学术界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以便为个体、为政府及各种社会组织判断形势和社会问题、适应社会变迁、积极采取行动提供必要的知识、思路和对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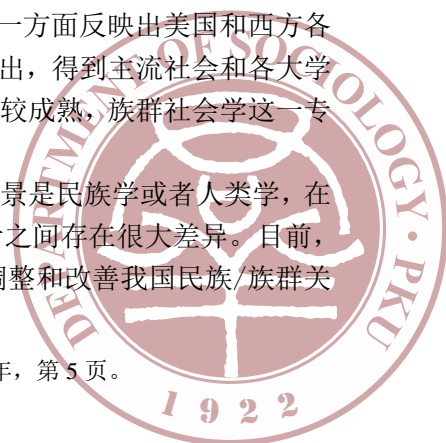
社会学者既关注人，也关注社会，专门研究人生存于其间的社会结构和由人们的行动构成的社会过程。社会学的特点在于整体地把握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可以贯穿从微观到宏观社会现象，既可以描述和说明制度与文化，又能够理解和阐释人的意图和判断。在社会分工日益发达、功能分化日益精细的当代中国社会，社会学对于人们的社会认识和反思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社会学的民族/族群研究的不可或缺性也日益显现。因为，只有社会学可以胜任在关注作为人的少数民族个体的社会生存状态的同时，也能够关注赋予人们以归属感和意义的文化的状况、关注为个人和群体的生存与发展提供空间的整个社会的宽容、和谐和整合状况。这是中国民族社会学的现实关怀。

目前，中国的民族问题研究主要是由民族学界的学者开展和推动，中国社会学界对这门学科的关注程度虽在不断增强，但关注度还明显不够。如在我国学者编写的社会学概论、社会学教程等基础教材中，鲜有在其内容中涉及民族（族群）问题的；在非民族地区的院校中把“民族社会学”作为一门本科生课程开设的情况也十分少见；在社会学界召开的社会学学术会议中，一般均不把民族（族群）问题作为讨论的议题；在社会学界主办的《社会学研究》等学术期刊中，极少刊载与民族、族群问题相关的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社会学年鉴》中也没有把“民族社会学”或“民族/族群研究”列入专题目录，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与民族问题相关的学术论文中，具有社会学学科背景作者的比例也很低。这与我国一些地区民族关系的严峻形势、民族问题在我国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中占有的重要地位是非常不相称的。

我国社会学界的这一现状与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社会学界对这一领域的高度重视形成了鲜明对比。如以美国为例，由于黑人等少数族裔问题是美国社会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所以美国社会学会中规模最大的分支组织即是“种族与族群研究”，在每年举行的美国社会学年会中，至少要安排一个分会场来讨论“种族与少数族群研究”这一专题；最著名综合大学的社会学系都设有“族群社会学”、“族群研究”这一专业方向并开设有相关课程，研究生可以选择这个专业方向作为自己学位的主修或副修。西方国家出版的所有社会学概论教材中都有论述“种族与族群”的章节，如欧洲流行的由吉登斯主编的《社会学》（李康译，北大出版社 2009 年）中，第十三章为“种族、族群性与迁移”，第二十章第五节为“有关民族主义与民族的理论”；由戴维·波普诺所著《社会学》（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第十一章为“民族（ethnic group）、种族与少数民族；美国由 Linda L. Lindsey 和 Stephen Beach 编著的《Sociology》（社会学）第五版（Prentice Hall 出版社 2004 年）的第 12 章是“Racial and Ethnic Minorities”。与社会学相关的几种核心学术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Social Forces*, *Social Problems* 等）每年也都发表相当数量与种族、族群相关的文章<sup>1</sup>。这一方面反映出美国和西方各国的种族、族群与外来移民造成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问题十分突出，得到主流社会和各大学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西方各国社会学界专业体系的发展比较成熟，族群社会学这一专业方向具有相当规模的研究队伍和学术成果积累。

在我国虽有很多从事民族问题研究的学者，但绝大多数的学术背景是民族学或者人类学，在理论基础和分析视角、选题思路等方面与受到社会学专业训练的学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目前，我国主流社会和政府部门高度关注民族问题，中国社会学者应当在调整和改善我国民族/族群关

<sup>1</sup> 马戎编著：《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5 页。



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这无疑将提高社会学在中国学术体系中的地位、并使社会科学家在促进国家构建和各民族共同繁荣方面做出重要贡献。民族社会学正是我国社会学与广义的民族学之间的桥梁，特殊的学科位置决定了民族社会学的学术担当。从社会学的民族/族群研究角度来看，这个学科应当在问题意识以及社会学研究方法和理论在少数民族社会中的适用性方面为社会学界提供线索和思路；从广义民族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学科的贡献就在于规范的社会科学方法在民族/族群研究中的应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最近召开的新疆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这就对民族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和任务，民族社会学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民族社会学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已经在我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在理论探讨、经验研究、教材编写、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也在基础理论和实证分析方面为中央和各级政府在制定民族政策和民族地区发展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中国的民族社会学学科的发展还存在诸如基础理论薄弱、学术研究的规范化程度较差、专业研究人员缺乏、社会影响和学术交流薄弱等各方面问题<sup>1</sup>。作为一门新兴分支学科，民族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还需要一个过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目的在于从实求知，敢于创新，服务社会。国家和社会的知识需求和现实需要要求我们承担起进一步深入研究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社会的重任，这也为民族社会学这个特定学科和专业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 【论 文】

# 社会科学中的文化自主性问题<sup>2</sup>

渠敬东<sup>3</sup>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呈繁荣景象，队伍越来越壮大，研究成果也越来越规范化，一度竟有压倒人文学科研究的态势，没过几年就确立了自己的话语优势地位，以至于文史哲的学术研究，似乎必得借助国际上最通行的社会科学概念范畴和话语体系，才不致落后挨打，使自己边缘化。这里，暂且不说人文学科的现状，中国社会科学十几年的复兴和繁荣，反映出了一些最基本的特点，而且，其内部在研究风格、立场和取向上，也越来越呈现出巨大的张力。大体说来，目前中国社会科学总体上表现出来的三个基本倾向很值得关注，尤其与我们所讨论的“学术的文化自主性”问题密切相关。

首先，配合“与国际接轨”的浪潮，社会科学不仅在教育和研究上继续贯彻制度移植的方针，在理论和方法上也继续追踪西方最新研究成果，积极主动地坚持思维移植的路线，继续扩大自己的战果。而且与诸人文学科相比，社会科学这方面的特点更为明显，越是最新的理论和方法，就越有学术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从大量的学生学位论文的文献综述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种西方话语体系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趋向。其次，近年来，与上述思潮相应也在学术界涌出了一股逆潮，即一种号召从本土经验出发进而宣扬本土学术意识的思潮。甚至出现了这样一种很有意思的现

<sup>1</sup> 赵利生、刘敏、江波主编的《民族与社会之间——中国民族社会学基本理论研究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第 16-17 页。

<sup>2</sup> 本文刊发于《开放时代》2006 年第 1 期。

<sup>3</sup>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